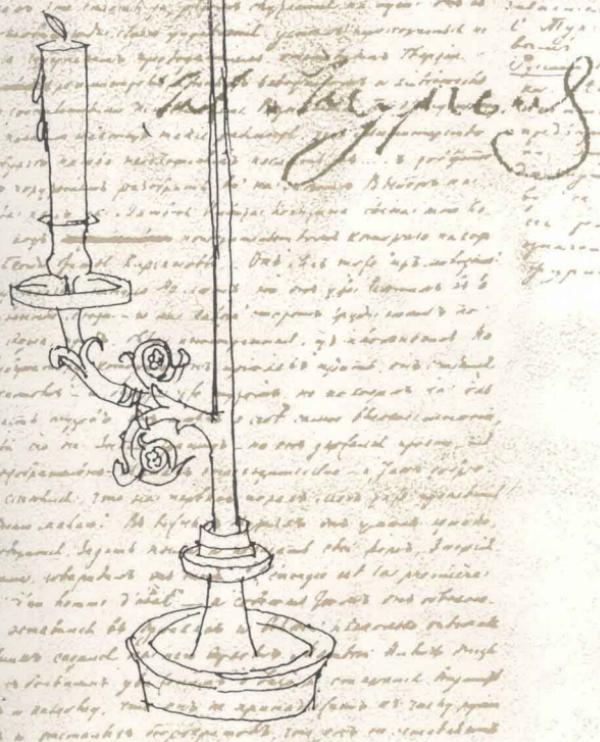


屠格涅夫全集

Онлайн на [www.oxford.ru](#) · Онлайн в [iTunes](#)!
Текст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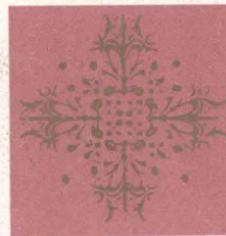
(8) Домашний
император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世界文豪书系



河北教育出版社



12

屠格涅夫全集

12

世界文豪书系



刘硕良 主编
张金长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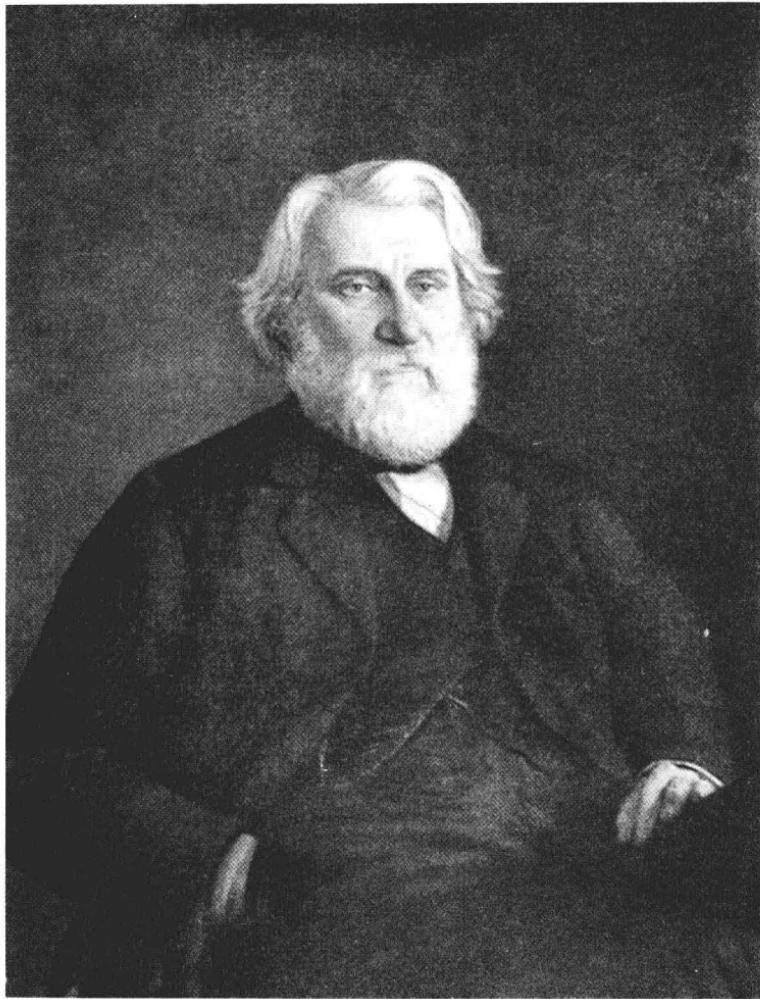
第 12 卷
书 信 卷

屠格涅夫全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屠格涅夫全集

猎人笔记	力 冈译
罗亭·贵族之家	徐振亚 林 纳译
前夜·父与子	智 量 磊 然译
烟·处女地	徐振亚 巍 刚译
木木(中短篇)	南 江 冯 加译
初恋(中短篇)	沈念驹 冯昭筠等译
幽灵(中短篇)	张会森等译
春潮(中短篇)	沈念驹 宋昌中等译
村居一月(戏剧)	沙 金 陈恩冬等译
诗·散文诗	朱宪生等译
文论·回忆录	张 捷译
书信	张金长等译



晚年的屠格涅夫



《现代人》杂志编辑部成员：
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
格里戈罗维奇、巴纳耶夫、
索洛古勃、列夫·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



波 隆 斯 基



列夫·托尔斯泰



费 特



波琳娜·维亚尔多

屠格涅夫书信译序

张金长 朱宪生

书信，是人们日常交往的一种重要文字形式。在书信中，人们的思想、情感乃至偏见都会以最纯朴和最直接的方式表露出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般都不愿意把自己的信件公之于众，甚至把它作为“心灵的秘密”藏之高阁。而作为“隐私”的一种，个人书信还受到法律的保护。

然而作家的书信则可当别论。作家的书信虽也具有与一般人书信相同的特点，甚至这特点还会显得更加突出，但作家并非一般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作家是以表露心迹为天职的人。书信，在作家那里不但可以昭示于人，并且还被作为一种最能坦露出灵魂的文学形式来运用。于是，在文学史上，便有所谓“书信体小说”出现——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甚至在某个时期（如欧洲启蒙主义文学时期）还风靡一时。

可是，对于大多数作家（尤其是大作家）来说，他们的书信，作为他们的创作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半是在他们逝世以后才系统地公布于世的。这样，作家的书信便为了解和

研究他的世界观、艺术观、情感、喜好、天性、艺术个性、创作意图和创作过程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有的书信（例如情书）还可以作为特殊的文学作品单独结集出版，深受读者欢迎。在中外文学史上都不乏这样的例子。

作为诗人、散文大师和语言大师，屠格涅夫的书信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他的真诚的生活态度，他的诗人的丰富情怀，他的颇具戏剧性的创作道路，他的浪漫的爱情经历，他在俄罗斯和西欧的广泛的文学影响和文学交往，还有他精致的文体和优美的语言，这一切都使得他的书信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书信是他的一部生动而详尽的生活史和创作史，是 19 世纪中叶俄罗斯乃至西欧文坛的“百科全书”，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幅幅生动的侧影。

在屠格涅夫的祖国，创作界和学术界都十分重视屠格涅夫书信的收集和出版工作。据有关资料的记录，早在 1913 年，就有学者在从事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在屠格涅夫诞辰一百周年的 1918 年，学术界便有出版他的书信全集的意图，并被视为一项“当务之急的任务”。然而，收集、整理、翻译、注释和出版作家的书信全集，是一项极为复杂和艰巨的工作。且不说作家书信的数量之巨大，流失面之广泛是任何俄罗斯作家都不可比拟的，单是一个翻译问题便需要付出大批专家的细致劳动。屠格涅夫精通多种外国语言，他虽然毕生坚持用俄语创作，但作为一种特殊的创作遗产，他的不少信函是用外语（特别是法语）写成的。翻译这些书信，还要符合作家的风格，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的专家们数十年的努力下，终于在 1961 年到 1968 年出版了包括书信全集在内的《屠格涅夫作品和书信全集》，在这部 28 卷 30 册的全集中，书信集占 13 卷 15 册，从册数看，刚好占全集总册数的一半。

屠格涅夫书信全集共收集作家的各种信函 6267 件，从写于 1831 年 3 月 22 日的第一封信起，到写于作家逝世前 5 天即 1883 年 8 月 17 日的最后一封信止，时间跨度为 53 年。自书信全集出版以来，在俄罗斯和西欧又陆续发现了一些作家的书信。至今，屠格涅夫的书信仍在不断地被发现。

如果说屠格涅夫的创作是一个无比丰富的艺术世界的话，那么，屠格涅夫的书信展现出的则是这个艺术世界的背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是作家全部创作的最详尽最完备的注释。作为一个更大的包罗万象的世界，屠格涅夫的书信所涉及的内容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来概括的。这里我们只就这套全集的书信卷做点介绍。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屠格涅夫书信卷，是原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屠格涅夫文集第十二卷即书信卷的全文译译，共收作家 1831—1883 年间的二百九十七封书信，虽然数量有限，但经过原苏联学者的精心选择，有较大的代表性。

书信内容广泛而丰富，涉及到作家所处的 19 世纪 40 至 80 年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他所经历的重大事件，诸如欧洲 1848 年的革命，克里米亚战争，60 年代的改革，普法战争和拿破仑三世的覆灭，斯拉夫民族解放运动，俄土战争，70 年代平民运动以及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等等。屠格涅夫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历史事件作了记载和描述，同时也阐述了他的观点和态度。

书信中很大一部分是写给俄罗斯和西欧著名的作家、批评家的，其中有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波隆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费特、福楼拜、乔治·桑。书信的字里行间无处不浸透着屠格涅夫对同时代作家们的深情厚意。这位无限热爱俄罗斯及其语言、文学，

并且拥有敏锐观察力的巨匠，不仅一生勤奋写作，而且始终关注着俄罗斯文学的现状，思考着它的未来。50年代果戈理逝世和果戈理《作者自白》的发表成为当时文坛上的重大事件。屠格涅夫写道：“我近日读了果戈理的《作者自白》……这种胡言滥语，这种顾全面子的自我解嘲在普希金的鲜明、理智、非表现自我的艺术面前是多么可怜呀！但在我看来，两个人的影响都是我们文学中必不可少的：普希金的影响本已退到第二位，愿它重新处于先导地位，但绝不是让它代替果戈理的影响。果戈理的影响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中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仅仅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作家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的认识是多么深刻啊！

正如屠格涅夫自己所表白的，他“过于热爱俄罗斯文学”，时时为俄罗斯文学的命运而操劳。他满怀热情地期待着新生力量的涌现，呼唤着卓越天才的诞生。他给还在战场上服兵役的托尔斯泰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我是多么推崇您的天才和对您寄予厚望”，“您已经充分证明，您不是懦夫。军职不是您的理想之地，您的天职是成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和语言的艺术家。”在屠格涅夫的感召之下，托尔斯泰“离开部队的想法越来越经常，越来越坚定地出现在脑海里”。当托尔斯泰走上文学之路后，屠格涅夫建议他反复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鼓励这位年轻作家“摘取本应属于他和正期待着他的文学桂冠。”在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彼尔的故事》问世后，屠格涅夫情不自禁地“高喊‘乌拉’，为托尔斯泰的健康干了一杯香槟。”不难看出，屠格涅夫为托尔斯泰的成就感到多么高兴！

使人更为感动的是屠格涅夫在逝世前不久，在他病重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依然向托尔斯泰提出真诚的最后的请求：“我的朋友，请回到文学事业上来吧！因为您具有上天赋予的才能。

如果我的请求能真正对您起作用的话，我该多么幸福呀！”不仅对托尔斯泰，对许多青年作家屠格涅夫都也表现出一片赤诚，或提出忠告，或切磋技巧，或帮助作品早日问世，期望年青一代后来居上的大家风范感人至深。

屠格涅夫在书信中对许多外国、俄国的古今作家和作品进行了中肯的评论。德国的歌德、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莫里哀、西班牙的卡尔德隆、美国的霍桑都在他的评论之列，更不用说俄国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了。在这近三百封信中所涉及的人物达七百多个，涉及的作品成千部，可见他的书信同时也是第一部特种形式的文艺评论集。

屠格涅夫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俄罗斯文学事业。他的书信真实地记录了他坎坷不平、艰难曲折的文学创作的轨迹，不啻是一位伟大作家的文学创作史。他的许多作品的构思、写作过程、社会的反响以及作家自己的态度，都真实地记载在书信中。这些文字自然成为对作家的作品的最具体、最明确、最具权威性的注脚。请看：

“……《猎人笔记》已经出版。我认为照教科书的说法，它将是我为俄国文学宝库所作的贡献。我重读《笔记》发现许多地方显得苍白无力，不连贯，许多地方挖掘不深，还有不真实，笔触过重或过轻的毛病，不过整个调子是好的，真实的，正是这个基调挽救了全书”。（见 1952 年 9 月 4 日致安年科夫的信）

有关《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形象，作家写道：“为什么不描写坏人中的几个好人。巴扎罗夫毕竟压倒小说中所有人物。赋予他这些品质不是偶然的。我想把他塑造成悲剧人物。他诚实、公正，是彻头彻尾的民主派……要是他自称是虚无主义者，那就应当理解为：革命者。”（见 1862 年致斯卢切夫斯基的信）。

屠格涅夫的书信也是作家个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从中不难

看到作家的形象、风貌、经历、性格、爱好、习惯以及他的苦恼、忧虑和不幸。这些对理解和认识作家作品也都是非常有益的。比如屠格涅夫和法国著名演员维亚尔多夫人的通信，就不仅词真意切，优美动人，而且颇具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

俄文版屠格涅夫文集第十二卷是依照手稿或以最权威的出版物为蓝本付印的。为保持信件的原貌，我们在翻译时没有改动书信的格式。写信的地点和时间列在信件的右上角；置于圆括号内的日期为公历时间，置于角括号〈……〉内的时间、地点均是原编辑者根据有关资料确定的时间、地点。对原信中多处插用的法文、德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拉丁文，为方便读者没有列出上述语种的文字，而是直接译成中文，同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每封信后所附的详尽注释，少数为译者所加，绝大多数系俄文版原注，只是少数文字略有节缩。此外，卷末特备几十页长的索引，一一列述信件中所提及的人物、作品、地点、杂志等资料，供读者进一步查阅和研究。